

社会
康复

这个不能“治病”的科室 到底有什么用？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黄黎锋
图/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提供

A 不为“治病”，以社工模式开展服务

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见到李会时，她刚结束一节脊髓损伤训练营的辅导课程。“刚刚开展的服务就是我们平时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缩影，让患者从‘心’站起。”在“医院”工作了8年的李会微笑着介绍。记者看到，医院大厅里，有坐着轮椅正在发呆的中年男人，也有脸和身子被烧伤的小孩，这些都是社会康复科辅导的对象。

康复科，我们并不陌生，各大三甲医院都有设置，主要用于治病。然而，社会康复科，却不是为了“治病”。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社会康复科主任郑强介绍，该科室是由康复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同侪支持者等不同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跨专业工作团队，以医务社工模式开展服务。

不同于服务社区居民的社工，他们辅导的个案往往

是一些截肢、截瘫、烧伤等生理方面受到严重伤害的患者。李会直言，刚开始接触这些患者，特别是一些因烧伤等原因面容改变较大的患者时，“真的被吓到了”。

“记得刚刚上班那会儿，有一次我匆匆忙忙赶电梯没有留意，迎头就碰上一位脸部严重烧伤的患者，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的场景。”尽管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上演，但与李会一样的医务社工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更加关注服务对象背后的遭遇，去接纳、理解他们，陪同他们走过最难的心理适应阶段。

据统计，广东省各类残疾人总数为539.9万人，总量排全国第4位，其中肢体残疾的有121.6万人，占23%左右。截至2019年4月，广东省持证残疾人154.2万人。



小邝进行康复锻炼



社会康复科社工前去探访小K

B 帮助患者，从接纳自己到打开心门

在工作中，社会康复科的社工们会接触到各种患者。不少病人受到生理创伤后，心门也随之关上，害怕面对自己，害怕面对社会，不轻易信任他人。心结不打开，全面康复的理念就无从谈及，康复的最终意义也无法实现，所以需要医务社工给予专业的辅导和训练。

21岁的小邝，风华正茂，却因一场高处坠落事故导致截瘫。伤后两个月，小邝来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面对无法支配的下半身，他变得沉默寡言，自我封闭，拒绝与外界接触。

社会康复科的社工开始协助小邝进行伤残适应，第一步就是让他接受自己残障、需要长期坐轮椅的事实；之后，激励他走出心理阴影，制定一个期待实现的目标——返校复学！为此，社工帮助小邝制定康复计划：花

1-2个月时间，锻炼上肢力量和坐位平衡，学习轮椅生活的自理技巧，例如转移、穿衣、轮椅驱动、过坎和二便处理。接着，小邝参加了2次社会适应性训练，与伤友一起去公园，逐步克服社交上的心理障碍，并装配合适的辅助器具。他还参加了7天封闭式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练营，真正实现了轮椅上的生活自理。经过一系列专业康复辅导、伤残社会心理调适训练、社区适应性训练等，小邝接纳自身、打开心门，也顺利重返校园。

如今，小邝已经毕业了。他告诉社工，自己在某外企银行从事对口专业，工作之余还忙着自己公众号的运营以及线下伤友们的聚会活动，生活很是充实。接下来，他期待自己可以遇到未来的另一半，开启人生下一段新旅程。

点睛

正如世卫组织所定义的，康复的任务除了康复患者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康复患者的内心，社会康复科最大的价值在于：让那些失去功能的患者与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自信且有尊严地继续以后的生活。



出院前，小邝与社工合影

C 不光“磨剑”，更让患者学会“用剑”

说到社工与心理咨询师的区别，李会表示，即使社工学了基本的心理学知识、掌握了心理介入技术，但遇到需心理治疗的个案，还是会转交给医院的心理咨询师。

同时，社会康复科关注的不仅是患者心理层面，更注重社会层面。李会将心理咨询师安抚、引导患者的工作比喻为帮助患者“磨剑”，而自己则是帮助他们“用剑”，“好比你一直在磨剑，但不用剑，那把剑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这些心门紧闭的患者若仅是接受心理咨询，恢复效果是有限的，须由社工带领他们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在参与中改变自己、意识到“原来我还可以”。

令李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女孩的变化。她在大四毕业的前两个月不幸遭遇车祸，亲眼看着自己的一条腿离开了身体。这段经历一直困扰着她。在心理治疗科给女孩做心理脱敏训练的同时，李会也跟进介入，鼓励女孩多参加社会活动、多与人交流。

回忆起女孩的变化，李会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与她在辅导室见面时，都不能关上门，她的手指一直动来动去，显得很焦虑。在推荐她参与音乐社团训练时，第一次训练还没到一半，她就一个人离开了。”可渐渐地，女孩在李会和音乐社团其他成员的帮助下，在住院的短短三个月里，完成了从害怕面对自我到大胆参与社会活动的蜕变。

D 激发潜能，让患者回归社会走向新生

“很多人不了解社会康复科存在的意义，因为不能‘治病’。长久以来，医疗价值都以治愈为标志，以挽救生命、去除病因、逆转病理和恢复生理功能为主要目标。但如今，医疗价值的基本理念已不断升华，多数疾病的转归已不可能简单地以身体治愈为结局。”郑强说，“帮助患者回归社会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据了解，社会康复科建科14年来，先后帮助几万名患者重新融入社会。

对于工伤患者来说，心理重负往往更在于自己受伤后陡增的家庭负担。30岁的小K，河源市某村人，2016年在工作中不幸被重物砸伤，导致双下肢瘫痪，并伴有大小便失禁和感觉障碍。当时，妻子怀二孩6个月，大女儿3岁。“我是一个废人”“我不中用了”……从前作为“顶梁柱”的小K，觉得自己不仅没法再撑起家庭，更成了“家人的负

担”，失去了生存的欲望。像小K这样的患者其实有不少。后来，社会康复科团队从小K的家庭成员开始疏导，同时协助他发挥潜能，克服自身缺陷及环境障碍。最后，小K重燃生活希望，决定回家创业，重整伤后的生活。小K回老家后，社会康复科团队还组织了家访；新建的房子在社工组建的跨专业团队帮助下，设计建成无障碍居住空间，并在一楼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闲暇时，小K还学习电脑技能，准备发展“线上带货”。

唐小灯也曾是社会康复科的一名患者，因肿瘤手术后导致的脊髓损伤，她没能再站起来，幸而有社工介入人才重新变得自信阳光，还开始和社工们一起做义工。后来，刚好医院科室有岗位，她选择留下，用自己独特的经历去帮助其他患者，展现出了社工“助人自助”的专业内涵。

在家上网课、坚持出国还是延迟入学？

疫情下的开学季 中国留学生何去何从

羊城晚报记者 孙梓青

go local? 部分高校可在国内合作院校就读
或为可行思路 如何平衡资源需考量

实际上在更早的时间里，留学生的开学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国景就提出建议，因疫情回国终止学业的留学生，可通过本科生插班生考试或者高职高专扩招计划，解决继续学习的问题。尽管这则建议后来被简化为“因疫情归国留学生可入学高职高专”，引起不小的波澜，但在国内高校就近入学(go local)，确实不失为解决留学生开学、复学问题的一个可行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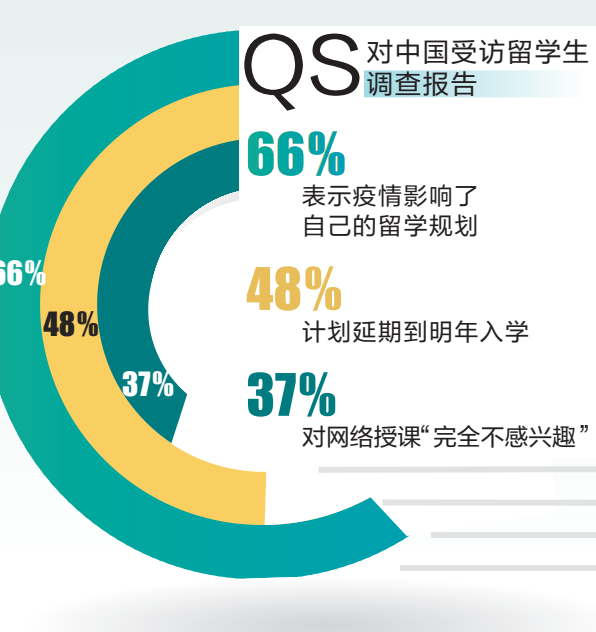
7月初，美国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就曾发布通知，表示无法按时抵达美国的国际学生可选择在自己所在国的合作高校入学就读。根据这份通知，中国公民可选择入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国内知名高校。这些学生将修读“线上+线下”的混合课程，能够使用本地学校的设施和服务，并与康奈尔大学的同辈共同参与课外活动。

然而，在北京大学内部论坛“未名BBS”上，不少北大学生对康奈尔大学的这项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一方面，北大的设施本身并不宽裕，如果再开放给海外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们，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北大在疫情期间履行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如何管理这些北大校园中的非北大学生，也可能成为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份全职的工作呢？”这意味着选择延迟入学的留学生们很难在gap year中找到实习或者工作。

宋风同样表示：“有些公司是不可以的(指招收非学生身份的实习生)，通常外企在这方面会卡得严一些。小公司又相对比大公司宽松。”

“所有计划都打乱了。”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宇宏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她去年9月和10月申请留学，然而，今年年初开始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管控政策，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规划。

英国国际教育咨询公司QS的调查报告显示，66%的中国受访留学生表示疫情影响了她的留学规划，这个比例远高于欧盟(47%)、印度(57%)和北美(53%)的数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对于数十万留学生而言，疫情之下，无论是上网课、坚持出国还是延迟入学，每一个选择背后都充满着权衡、犹豫与纠结。

online? 多数人仍难接受线上授课
没有课堂氛围 缺乏田野调查条件

多数人眼中，在国内参加网络课程(online)似乎是疫情之下留学生们最为常规的选择。但实际上，据QS调查报告，只有9%的中国留学生对网课“极感兴趣”，11%的留学生对网课“非常感兴趣”，而最多数受访者(37%)对网络授课“完全不感兴趣”。“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不值学费”“留学体验感差”是大部分留学生对网课的评价。

已被巴黎政治学院录取的宇宏决定参加学校的线上课程。“即使去到法国，很大概率还是线上授课。”宇宏表示，因为曾在法国交换学习，她认为即使下个学期再去巴黎，也不会对自己的留学体验产生过多影响。“我的项目为期两年，因此即使online一学期，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一年制的硕士项目，online一学期，可能校园生活就会有很大欠缺了。”此外，在她看来，在参加线上课程的同时还可以在国内实习，

实现时间的最大化利用。

相比之下，被英国高校录取的奇安则更加犹豫：“Online形式还是很影响教学质量，没有课堂讨论的氛围，也无法参加很多的研讨会和讲座。”即将入读人类专业的她尤其担心线上课程无法为田野调查提供条件。据报道，疫情下英国学校已陆续开学，但对于能否及时抵达英国，奇安仍然担心，“最差就是上一个学期的网课，但我还是想能10月份到英国”。

同去英国留学的薇梅则选择坚持去英国上学。薇梅认为，网课和参加线下课程的体验完全不同，虽然即使是在英国，部分课程也将以网课形式展开，但一些小型研讨会还是会采用教师面授的方式，且人在英国会有更多机会和老师当面沟通交流。她的学校将在9月25日开学，她打算近期先飞往英国，然后在宿舍进行自我隔离。

以往，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留学生们通常不会选择“延迟入学”(defer)这个选项。然而，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延迟入学成为越来越多留学生的选择。

在问答平台“知乎”上，近百条提问都和“defer”相关，其中问题集中于今年拿到offer(高校录取通知书)该不该延迟入学；如果延迟，间隔年(gap year)又该如何规划等。QS的调查报告显示，48%的受访中国留学生计划延期到明年入学。

即将入读芝加哥大学的宋风就选择延迟入学。宋风向记者表示，自己选择延期主要有几方面考虑：“首先，当然还是健康的原因，担心自己和身边人受到疫情的影响；第二，今年大概率是线上授课，我觉得这种形式不是很能接受，很多学院的活动和讲座都无法参加，

感觉学费交得不值。”另外就是就业形势的因素。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出现波动，短期内就业形势不乐观。宋风表示，这些“持续的波澜”恐怕会对自己今后在美实习及未来求职带来不利的影响，综合考量后，他选择延期。

不过，这一年，宋风也不打算选择轻松模式。他计划参加两份实习，为未来求职积累工作经验，并学习python(编程语言)或多一门外语，培养更多职业技能，挖掘更多可能性。

当然，延迟入学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是来自父母辈的压力吧，他们会希望我们早点出来参加工作，延迟入学会让他们觉得我在这一年中无所事事、浪费时间。”宋风说：“其次是来自同辈的压力，特别是那些读一年制硕士项目的同学。他们一

年之后都开始工作了，我才过去那边读。”宋风向记者表示，在延迟入学的一年中，难免容易产生焦虑心理。

延迟入学所带来的问题可能还不止此。宇宏告诉记者，留学生在gap year中“身份”的尴尬可能才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从原学校毕业，不可能有学生身份，但很多企业的实习必须要(实习生具有)学生身份，”宇宏说：“而如果单位知道你在一年后必将离职去上学，它怎么可能为你提供一份全职的工作呢？”这意味着选择延迟入学的留学生们很难在gap year中找到实习或者工作。

宋风同样表示：“有些公司是不可以的(指招收非学生身份的实习生)，通常外企在这方面会卡得严一些。小公司又相对比大公司宽松。”

defer? 延迟入学或带来新的问题
面对多方压力 身份尴尬难找实习

(应采访对象要求，宇宏、奇安、薇梅、宋风为化名)